

鞋工雜誌

向生命致敬

/

我的人生已走过一个甲子轮回，生命里充满了感激、感悟。想想这几十年起伏跌宕的岁月，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：向生命致敬！

向生命致敬，是因为我感悟到活着真好！1954年10月7日我降生在富平县城东面一个贫苦农家，一出生就患上百日咳，活了不到百天，有天晚上就断了气。母亲坐在炕上哭，父亲把我放在炕沿下一个破笼里，叫来爷爷和婆婆准备趁天还没亮，埋到门前的芦苇滩里。我婆看见我身上穿了一件毛裤，说把毛裤扔掉可惜了，以后再孩子还能穿。就在提着我双腿脱毛裤时，感到我胸口还

有点热，就用手指塞进我嘴里，没想到我哇的一声哭了，母亲赶紧把我又抱在怀里……

我12岁那年的元旦前，老师到西安出差，出于信任，让我给他看守宿舍，那时宿舍门都没有暗锁，晚上用一根棍在门后边顶着。当晚煤气中毒，多亏一阵寒风把门吹开一条缝，次日早晨音乐老师来取演节目的道具，发现土炕上赤条条躺着一位男孩，口吐白沫。赶紧报告给校长，抢救了7天，又活下来了。

2010年1月20日，在青海，常年严重的高原反应加上又患重感冒，输了7天头孢未愈，一天晚饭后，瞬间血压升到170/120。心跳时有时无，多亏了段政委亲自组织抢救，省人民医院120救护车来得及时，抢救了5个多小时才解除了病危，当时我苏醒后说的唯一一句话是：“名利看得更淡了”，六十年三次死里逃生，每次想起不由发自内心的感慨活着真好！

向生命致敬，是因为我感悟到奋斗真好！奋斗的欲望是逼出来的！我的家境十分贫寒，从小过着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的生活，住的房子是雨天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。晴天晚上睡在炕上能看见星星，三年自然灾害时，房子周围的树皮都扒光充饥了，十岁左右我就想着长大后一定要离开这个贫穷的地方！奋斗是需要付出的！四十年戎马生涯，我曾点兵昆仑山下，踏破贺兰山缺，辗转西北大地，尝遍人间艰辛，才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……

向生命致敬，是因为我感悟到朋友真好！朋友是我生命中一笔宝贵的财富，向生命致敬也就是向朋友致敬！生命需要长度，更需要增加厚度。我在人生征程上相遇相知了大家，大家的理解关心支持才使我的人生丰富多彩，厚重绚丽。

向生命致敬，是因为我感悟到奉献真好！人生要做许多事，有些事做后自己高兴，他人不高兴；有些事做后他人高兴了，而自己不高兴；唯有真诚的主动的奉献，才能使自己愉悦，他人高兴。我要像夕阳，把余晖洒向一座座高山，使其更加雄伟、挺拔、美丽；把人生经验传给后人是奉献，让后人能从自己身上吸取点教训，少走弯路更是一种奉献。

在家庭里，我要将余生作为给宝贝孙子精神、物质二合一的储蓄罐，一旦他在今后成长过程中需要时，能从罐里掏出一枚铜币，或者银币、甚至是金币。我就心满意足了！

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夫人潘润芳，几十年来相濡以沫，任劳任怨，默默无闻地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做着那些看似平凡实属伟大的事情。

我尊重生命，敬畏生命，珍爱生命，向生命致敬！

※ 本文曾在《海外文摘》2015年第12期、《西北军事文学》2015年第6期发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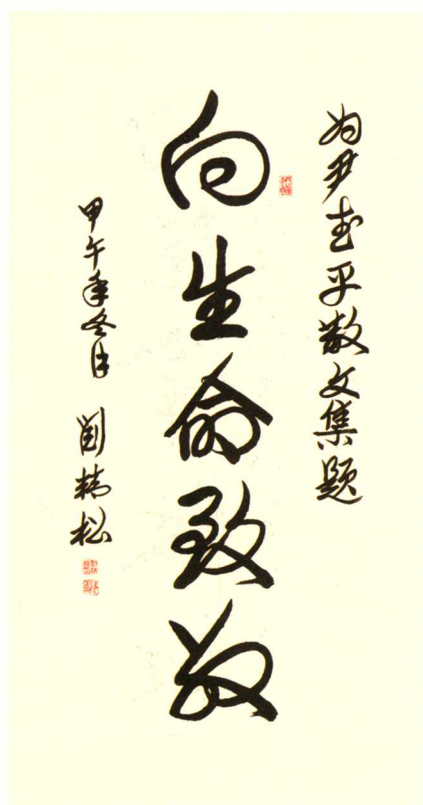
政武平同志散文集

向生命致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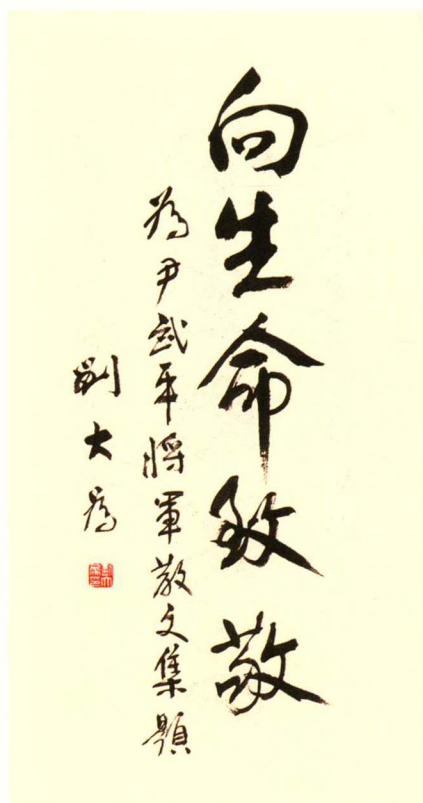
王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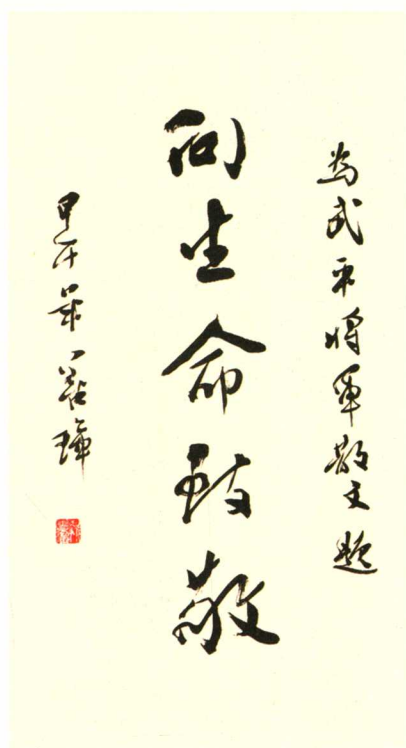


为《向生命致敬》书·王克/共和国上将，原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



为《向生命致敬》书·刘精松 / 共和国上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院长，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、沈阳军区司令员







为《向生命致敬》画·张介宇/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,北京大学兼职教授



为《向生命致敬》画·王克/共和国上将，原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



为《向生命致敬》画·郭正英 /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

水流自净



我家门前有条小河，河水不大，却很清澈，常年不知疲倦的向那遥远的东方流去。小河两岸长了些许芦苇，岸上是白茫茫的盐碱地。远远望去，那条小河宛若一条芷青色彩带，飘落上面，很是好看。

小河上有一座青石板桥，河水到此遇阻落差，形成了一个深约一米，直径八到九米的小池塘，近水得到滋润的一棵大柳树枝叶旺盛，枝条长长地垂到了水面。

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，总像跟屁虫似的追着洗衣服的妈妈到这里玩。每到天热的时候，我会坐在树下一块油光油光的小石头上，把一双沾满泥土的脏黑脚丫子伸入清凉清凉的池塘，瞅着水底的小泥鳅钻来摆去，小鱼儿水中嬉戏，小虾儿蹦来游去，我突然用脚撩起一串水珠向它们袭去，受到惊吓的泥鳅和小鱼飞快地向芦苇深处逃去，塘边响起了我童年哈哈的幸福笑声。

妈妈把洗的一笼衣物一股脑泡在水中，然后又一件一件捞出来放在石板上用棒槌轻轻地敲打，再用那双辛劳粗糙的手趁着劲的揉搓。不一会儿，原本清清的小水塘一侧，被那农家自染的老土布衣退下的颜色和汗污搅浑，变成了一条黑紫蓝相间的细丝纱带，随着流淌的河水钻过小石桥，向前漂去。漂着，漂着，还在漂着……越来越淡，越漂越远，消失在我的视野中，最后仅看见远方的溪水，在太阳光的反照下波光粼粼，像无数的小星星一闪一闪，十分迷人。我被水的这种神奇陶醉了，震撼了，不解地问妈妈其中的奥秘。

妈妈捧起清清的河水喝了两口，抬起胳膊，用衣袖沾了一下嘴唇，笑着说：“傻儿子，水流百步自净呢！”我似懂非懂的琢磨着，嘴里自言自语地不停重复念叨着“水流百步自净”这句话。虽然当初不很明白其深刻内涵，但却深深地烙在了我幼小的心灵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我慢慢地长大了，逐步理解了小河水高洁清雅，自我净化，永不回头向东流，勇往直前奔大河的高尚品格，懂得了小河的坚定，懂得了小河的远大抱负和宏伟目标，懂得了小河坚韧可曲但永不退缩的宽大情怀。几十年来，妈妈的这句话鞭策激励着我克服了种种磨难，使我从中不断获得巨大的力量和勇气，迈过了人生一个又一个坎坷，给我的军旅和人生带来了灿烂和光辉。

六七十年代，解放军是有志青年向往崇拜的偶像。我也一样，立志要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，把自己锤炼成为一名坚强的军人。一九七二年秋，我高中毕业了，那年初冬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高兴地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，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。身为校团委委员，班团支部书记的我，仗着优厚的政治条件，一眼被接兵首长看中，分配到了营部通讯班当通讯员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去接兵的营副教导员和营里的成军医为争我还闹了一段小插曲。部队是谁官大谁说了算呀，成军医只能无奈了。我倒是心里偷着乐。

工作在营首长身边是一种荣耀，我不甘落后，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加倍努力，以优异成绩回报领导关怀。我很快发现，当个好兵，必须做到听话，勤快，吃苦，好学。起初，我严格用这八个字

规范自己的言行。班长的脏衣服刚换下来，我会第一个偷偷地帮他洗掉，四川籍战士小郑是文盲，家信来了我念给他听，帮他写回信。每天早上我会第一个悄悄起床整好内务，待大家起床整理内务时，我已经把环境卫生打扫干净了。忙里偷闲我还抓紧看适应当时政治环境要求的书籍，班务会讨论时，总是有条有理地说上几句。

入伍半年，便被任命为副班长，这在当时全营新兵中是少有的。十月份，我又被营首长推荐到团教导队参加骨干培训队，当时能参加团级骨干培训的班长，多少都有些“干部苗子”的味道。我感觉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心里乐滋滋的，畅快极了。

那个年代，人们把政治生命看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入党是军人仅次于提干的最高政治荣誉，也是一名合格战士荣耀的最高标志和迫切愿望。如果当了几年兵还没入党就退伍了，那可是很没面子的事，“无颜见江东父老啊”！有的老兵临退伍还没入党，就闹情绪，压床板，装病号，不离队，个别人甚至走向了极端。为此，加入党组织也成了我政治生命中强烈的追求目标。

入伍第二年，我从营部通讯班调到四连当班长，有点明升暗降的意思，觉得有些蹊跷，又想毕竟是正儿八经的班长位子，也没有太在意到连队去这回事，还是满怀信心，愉快上岗。我积极

向党组织靠拢，坚持每半年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，平时工作训练，我处处冲在前面，想方设法把自己这个班带好。几乎月月受表扬，年年获嘉奖。

入伍近四年了，同期入伍的许多老乡入了党都要退伍了，可我还站在党组织的大门外。虽然有些迷惑，但我仍然没有懈怠，虽然已超期服役，甚至面临着退伍的考验，我仍然没有松劲。一如既往的忠实履行着班长和军人的神圣职责。唯独期盼的是老天快降高人与我指点迷津，速把我从云雾中带出，使我走向阳光，早日加入党组织。

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晚，三月份的终南山下依然寒气逼人，时不时还会飘下几片雪花。

一天，我收到退伍江苏原籍的老班长史虎荣一封信，他是我入伍后第一任班长，对我关爱有加。信中问到我入党了没有？接下来给我说了两年前发生在二营部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。他说有天下午，我给营部全体战士讲《射击学理》，课后不知谁发现黑板上留下了十几个粉笔写下的字，拼凑起来竟是一句反动标语！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，这可是件不得了的事，有人立马报告了营首长，营首长又报告给团首长，团里很快派保卫股唐股长带人到营部破案